

年届七旬的老伴不许我和子女办祝寿会，而执意要搞一个家族性的亲情Party。他说，这些年来大家忙于事业拼搏，而忽略了亲戚之间的联系，许多小辈都“不认人”，这跟当今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不协调。为了挽回亲情，他孜孜不倦地构思、筹划，制订了亲情Party的详细计划。

他起草了一份“倡议书”，全文洋溢着温馨亲情，还不时穿插着“时髦用语”。如“我们及我们后辈的血管里流淌着共同祖先的血，情感中铭刻着友谊之花，这是一条弥足珍贵的亲情链啊！”除了成立筹备小组并设立家族联络员外，还在各房亲戚中挖掘潜力拉起一支“志愿者”队伍，什么“引领志愿者”、“财务志愿者”、“摄影志愿者”、“紧急事件处理志愿者”等等，并决定Party实行AA制，以体现这是一次由各房家族联办的活动，大家自愿赴会联谊。考

万家灯火

亲情Party

华木

虑得如此周密，令我钦佩之至——真不愧曾是百万人口大县的政府办主任！倡议书发给了由我们祖（外祖）父一辈姓氏繁衍的7个姓氏家族。等待反馈回执的那段日子，老伴一刻没闲着，或是利用电话、电子邮件，或是干脆亲自登门拜访年长亲戚，征求意见。为亲情所召唤，更为老伴的执着所感动，亲戚们反响热烈，报名踊跃。

大家翘首以盼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。近百位亲戚扶老携幼如约而来，除了本地外，还分来自美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中国香港、吉林、广东、陕西等地，其

中近半数是几十年未见，或从未见过的。那天老伴坐镇指挥，“志愿者”们各就各位，各房亲戚欣然入座，一切井然有序。小字辈们兴致勃勃地争相翻阅起印有二百多位家族成员姓名的“新编家族序列”图表，长辈们在一旁忙不迭地解说。10位75岁以上高龄的长辈在儿孙们陪同下兴高采烈赴会，一头白发衬着红衣的小舅母是当天辈分最高、年龄最大的，然后是大表哥86、二表哥85、表姐84、大堂姐83……

当天的重头戏——亲情主题发言开始了。上台发言的各房亲戚代表发言

那位老领导默不作声。余涛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老部长，说实话，您不给我平反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您不给我平反，我也在香港干着，可是，现在仍然有人拿所谓的历史问题来整我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！”

那位老领导：“余涛，你的问题，我只能跟你谈，关键不在我们那里。当然，你的事情拖了这么久，我们党组有一定的责任。我也代表党组向你表示歉意。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复查你的案子，尽快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。你的案子，还牵涉到当年华南抗战游击队和所谓的地方党问题，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错案、冤案和假案，涉及许多老同志。这些同志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个部门。不是我们一个部，就能率先对其中某一个情况进行结论的。再加上，当年康生又插了一手，事情就更加复杂难办。所以，如果有可能，你作为当事人之一，给更上一层的权威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。我们作为一级组织，也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。我们双管齐下，一起努力，争取让它早一天得到解决。行不？”

对方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余涛当然就无话可说了。

回到家，余涛走进了书房，要给“更高的一层权威部门”写一份申诉。他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一份自我申诉，申诉自己是忠于这个党，这个理想，这个伟大的

据说在东京的某体育馆曾经开过一次大型的运动会。运动会闭幕后，能容纳几万人场馆里竟然找不到一片纸屑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，因为在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当我把这段话讲给日本导游听时，她说这很正常啊，我们从小就被告知要爱护环境，绝对不可以乱扔垃圾。

导游的话我信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乡村，日本都很干净。只要不下雨，往往蓝天白云。我们每到一处，车站、超市、餐馆、漫画馆以及大街小巷，甚至乡村葡萄园的田埂边，我们都没有找到一块所谓的垃圾。奇怪的是，也没有忙忙碌碌的清洁工。在日本游学一周，我们的皮鞋依然干干净净，没有一点灰尘。

东京迪斯尼乐园世界闻名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游人造访这里，大家都自觉遵守和维护这里的一切秩序。如此庞大的游乐园，我们很难发现地上有一块垃圾，到处洁净如新，随处可以席地而坐。中午吃饭人很多，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排队等候，就晚餐后所有的人都自觉地收拾桌面和地上，将垃圾收到垃圾箱，让自己离开餐桌时不留下一点垃圾。地上偶尔也有零星的爆米花，有时会有块纸屑或者烟头。这里也有清洁工，他们忙碌地清扫着也许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朋友丢弃的垃圾。在洗手间里，清洁工很多，她们在维持秩序，在擦着车上有苍蝇的玻璃。他们甚至连垃圾桶也用雪白的毛巾抹

啊抹啊，目光坦然，笑容可掬。我们不止一次地啧啧称赞，这就是日本，环保如此深入人心，繁琐的环保条款都内化成了国民的自觉行为。

日本也有烟民，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、乱扔烟头。瘾君子如果在街边吸烟，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。餐馆有专门的吸烟区，新干线列车上有专门的吸烟车厢，在日本公共场所是严禁吸烟的，违者处以重罚。

日本的垃圾处理分类很详细，简直让人吃惊。每组垃圾桶上都贴着标签，指导你分门别类地把垃圾扔到指定的桶里。以矿泉水瓶为例，需要把外面的包装纸撕下，包装纸和瓶盖属于可燃垃圾，而瓶子属于可以回收的资源。同样家里用完的酱油瓶，日本人往往先用清水把瓶子洗一洗，再放到垃圾桶里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。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，因为可能残留着可燃气体，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，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，这样就能消除安全隐患。

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，当然有很高的烟囱。但是烟囱并不冒烟，而且垃圾场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。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，这样可以顺便让大家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。日本把垃圾焚烧后的残渣在进行加工处理，最后填海建房。日本人对垃圾的处理利用可以说是达到极致。

导游告诉我们，日本这个国家，人多地少，要是垃圾没有处理好，早就成了垃圾围困了。我深以为然，我觉得日本对待垃圾的态度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，而且应该长期坚持下去。举手之劳做环保，为了我们自己，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
异域见闻

感受日本环保

邓勤

啊抹啊，目光坦然，笑容可掬。我们不止一次地啧啧称赞，这就是日本，环保如此深入人心，繁琐的环保条款都内化成了国民的自觉行为。

今天我的心情特别好，见谁都笑眯眯的，同事问：“高兴成那样，中彩了？”我答：“哪那么容易中彩，昨天儿子请我吃饭了。”我的语气又幸福又得意，要知道，我儿子才是个小小学生呀。

附近新开了一家餐馆，是川味的，听朋友们说味道不错，值得一尝。和老公说了几次也没顾上去。昨天打开冰箱看看没几样菜，也懒得做，就建议去那家新餐馆撮一顿，换换口味，得到老公儿子一致同意。

“爸爸，妈妈，我可以付晚餐的钱吗？”不想，儿子这么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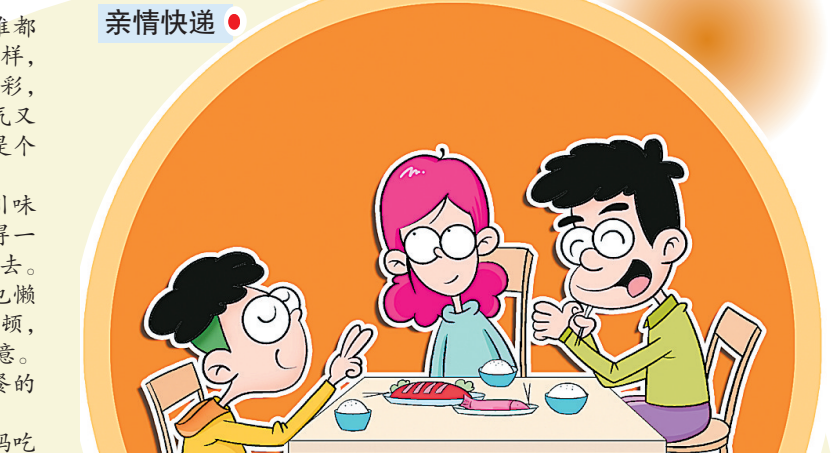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的意思，你要请爸爸妈妈吃饭吗？”我不敢置信。

“嗯，我有两百块钱，够了吧？”

儿子才九岁，这两百块钱可是他好不容易积攒下的。有过年我们给的压岁钱，有帮我清洁卫生打扫皮鞋五毛一块攒来的，也有每星期两三块零花钱剩下的。他有自己的钱盒子，自己保管支配自己的钱，我想从小培养他的理财能力。

“那好呀，谢谢你请爸爸妈妈的客，真是好孩子。”我感动万分，把儿子又抱又亲。老公于心不忍，小声说：“让儿子付一半吧，儿子就那点家底。”我马上制止：“让儿子全部付好了，也让儿子学学关心父母，懂得回报他人。”

是呀，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从小周末都是在麦当劳和肯德基度过，吃饱喝足后还拿回各种玩具，这只是小吃小喝。如果拿回两个优秀，拿回数学竞赛奖，三好学生奖，最佳出勤奖，那儿子就要求大吃



亲情快递

谢谢你的晚餐

新月

一顿庆祝了，不是自助餐，就是铁板烧。吃完，“爸爸，妈妈，谢谢你们的晚餐。”儿子总是礼貌地谢一句。

坐在餐馆里，菜还没有上来，我和老公就对儿子说：“儿子，谢谢你的晚餐。”吃着饭，又说“谢谢你，谢谢你了。”从来没有一顿饭吃得这么开心这么高兴这么色香味美这么合口，吃得这么眉开眼笑。因为是在吃儿子的，因为儿子小小年纪的一片心意。账单一百四十出头。

“妈妈，我是不是很大方呀？花那么多钱请你和爸爸吃饭。”儿子问。

“儿子，你是很大方，很懂事，妈妈今天吃得特别高兴特别香。感谢

那位老领导默不作声。余涛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老部长，说实话，您不给我平反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您不给我平反，我也在香港干着，可是，现在仍然有人拿所谓的历史问题来整我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！”

那位老领导：“余涛，你的问题，我只能跟你谈，关键不在我们那里。当然，你的事情拖了这么久，我们党组有一定的责任。我也代表党组向你表示歉意。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复查你的案子，尽快给你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。你的案子，还牵涉到当年华南抗战游击队和所谓的地方党问题，这里涉及一系列的错案、冤案和假案，涉及许多老同志。这些同志又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个部门。不是我们一个部，就能率先对其中某一个情况进行结论的。再加上，当年康生又插了一手，事情就更加复杂难办。所以，如果有可能，你作为当事人之一，给更上一层的权威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。我们作为一级组织，也向他们反映这个情况。我们双管齐下，一起努力，争取让它早一天得到解决。行不？”

对方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，余涛当然就无话可说了。

回到家，余涛走进了书房，要给“更高的一层权威部门”写一份申诉。他要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写一份自我申诉，申诉自己是忠于这个党，这个理想，这个伟大的

连载

命运

宋梓南回过回头来很感兴趣地打量了那个中年干部一眼：“哦，你小子倒是可以当宣传部长啊。”

那个中年干部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就是被派来担任我们深圳市委宣传部长。”

宋梓南走过去深情地搂了那个中年干部一下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的黄部长，听说你来了，但还没见到你。刚才你说得好，说得非常好啊，一座伟大的城市，将从这儿出发！”

这时，天色已渐渐地暗了下来。宋梓南回过回头来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旅馆，突然想起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，问那个带路的当地干部：“市委政府占了这唯一的旅馆，来往旅客住哪里？”

那个干部说：“那，不好意思啦，暂时就没地方住了。”

宋梓南指着那小旅馆，斩钉截铁地对那个干部说：“立即把市委政府所有办事机构从这个小旅馆里给我搬出来。”

宋梓南又转身对小马说：“你马上给我省基建办陈主任打电话，请他支援一下，连夜给我发十五套简易板房过来。”

小马问那个当地干部：“哪儿可以打长途电话？”

那个干部犹豫了一下：“邮电局呗。可邮电局这会儿早下班了。这儿要个长途特别艰难。没有一两个小时，你别想要通长途。”

傍晚。深圳老街。雨后的深圳老街，不只是泥泞，不只是坑洼不平。两辆旧上海牌轿车后头跟着一辆130小货车的车厢里满满腾腾装载着一些办公桌椅和文件箱。在其中一辆上海牌轿车的副驾驶座上坐着宋梓南。

不一会儿，车子开到一家小旅馆门前停了下来。

一个干部说：“这是咱们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。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前，我们打算，把市委政府的办事机构，临时就放在这儿了。”

宋梓南没做声，一猫了，下车去了。一群都挺年轻的干部赶紧跳下车，也走进了小旅馆。

在二楼幽暗的走廊两旁，房间门上已经挂上了一个个小木牌，分别

世相百态

昂贵的友情

张揆辅

为了让我年迈的大姨圆了回乡的心愿，我打算开车送她去，可我的只是驾照，车从哪来呢？

我立刻想到了阿罗，他有部小车，却很少使用，找他借准行。老婆不同意我的心思，她说：“车是人家宝贝疙瘩，你还不如去租呢，省得人家心疼。”我却有自己的打算，把租车的钱请阿罗吃几顿，既没让朋友间的感情，可谓一举两得。

我去借车时，阿罗起初有些不愿，但他转身和老婆嘀咕几句后，突然豁然而笑说：“车你尽管拿去，汽油费我不包啊。”这还用说，我满心欢喜地接过阿罗的钥匙，开车便走。

出行的头天，我突然接到阿罗的电话，他说：“我那车的化油器有点小毛病，你顺便帮我修修，维修费我来。”阿罗好心借车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出钱呢，维修的费用，我当即应承下来。

没车的人可想不到，仅仅是修了化油器，再加上清洗发动机就花了四百多，老婆用着脸怨我，早知如此，

生活空间

儿子首次乘飞机

西遇尘

去年夏天，我带儿子去北京旅游。儿子第一次乘飞机，兴奋得很。到了机场候机室，儿子趴在窗台上，美美地看飞机起起落落，不停地问我问题，并让我给他照相。广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登机时，儿子站在了最前面。因此，我们第一个登了机。

到机舱门口，乘务员小姐面带微笑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您好！欢迎乘坐本次客机！”说完，微微点头，作鞠躬状。儿子停住脚步，很认真也很有礼貌地说：“您好！”规矩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。乘务员小姐一怔，高兴地在儿子的光头上，摩挲了几下，说：“乖，好孩子，赶快就位，好让后面的叔叔阿姨登机。”

我们买的票是经济舱A区。我和儿子很快找到了座位，放好了行李，坐下来。等旅客们都上来了，乘务员小姐讲解了一些乘机常识，飞机起飞，要求旅客们系好安全带。刚才站在门口，给乘客们行礼的乘务员小姐，来到儿子身边，特地检查了他的安全带，还问儿子，喜不喜欢看卡通书。儿子乐了。

飞机起飞后，那位乘务员小姐果然

世相百态

昂贵的友情

张揆辅

还不如去租车呢。我挺讨厌老婆的小器，反駁说：“朋友之间又不是做生意，你斤斤计较干啥？”

大姨在乡下过得挺愉快，两天后，我们就动身返程了。好像算准了时间似的，当我正要驶进市区时，阿罗自己刚好要用车，让我给他加点油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再洗洗车，费用当然“还是他出”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真有些后悔了，硬着头皮说：“别说钱的事，你要加多少油？”阿罗呵呵一笑说：“不要太多，四五十升就够了。”坐在身边的老婆用眼瞪我，恨不得把我掀下车去。

我强打笑容去还车时，阿罗没有说话，而是坐到驾驶室，将车绕了社区两圈，而后再下来仔细检查，等一切妥当后，他才笑嘻嘻地接过钥匙，不知道他看出我心中的沮丧没有。

“对了，你兜风也兜够了，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？”阿罗问我，那一刻，差点瘫软下去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：“吃饭啊，当然没问题了。”

连载

身陷娱乐圈

张磊

“嘿嘿，我正打算给你打电话呢。我接了部新戏，下午刚谈成的。家庭戏，我演女儿，是个女四的角色。片酬是七千一集，牛吧？”王雪儿的声音充满了快乐。

“哈哈，不错！过来吃饭吧，我成都的一个大哥过来了，我想让你认识一下。”张伟说了地址，然后又交代了几句。

王雪儿过来的时候，化了淡妆，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运动T恤，很衬身材，所有男人都贪婪地看着她。王雪儿和大家打完招呼后，就坐到了张伟边上。

屋里的暖气打得很足，大家都卷着袖子吃东西。张伟穿着一件黑色耐克套头衫，看上去和王雪儿的黑色运动T恤很配。两个人都卷着袖子，胳膊的皮肤裸露着。

王雪儿的胳膊不经意地碰到了张伟的胳膊，两人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身体浅浅接触的那一小块皮肤上。张伟恨不得把嘴唇贴在胳膊上，这样就能亲吻王雪儿的肌肤了。

两人都不露声色地感受着对方，该说话还是说话，该喝酒还是喝酒。他们一起看着大家交谈，看着这个包房的喧嚣和热闹。两人好像有默契一般，如果其中一个人端着杯子起来了，坐下来时，胳膊仍然放在刚才那个位置上，浅浅地挨着对方的皮肤。

不经意间接触的两块皮肤在甜蜜地问候对方。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，一个不起眼的演员，在一个喧闹的夜晚，静静地用心灵拥抱着对方……

晚当，包房门打开了，王新走了进来。

王雪儿反应很快，她几步迎上了去：“嫂子，我今天还回哥呢，说嫂子咋没过来。哥说嫂子在忙，待会儿过来。”

张伟吓得心惊肉跳，心说王雪儿反应真快。

蔡总过来给王新敬酒：“谢谢弟弟，我的小弟不会照顾自己，有劳弟妹了。”

蔡总纯粹是给王新面子，当然也是给张伟面子。不料王新在气头上，一句话就把蔡总噎了回去：“张伟身体不好，以后少让他喝点酒。”说完也不顾蔡总有满满一大杯酒，就端起张伟那杯酒，一口气把半杯白酒喝光了。

张伟的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蔡总是他大哥，女朋友居然这么不给面子。蔡总端着杯子很尴尬，见边上的人都看着他，也只好把酒喝到杯干了。喝